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五

賦

廣居賦

四明楊子家本三江之口徙居西嶼之麓綠野橫其
前青巒維其外東海之水不憚餘百里之勞遙崎嶇
委蛇日致兩潮之勤于其門輸清納潤曾不少懈北
山之爽李方春盛時相與聯比參紅錯白間青厠翠
組織西蜀之錦環石魚之樓而屏之美於畫繪南園
之竹櫛櫛差差如立萬琅玕踈踈剪剪微風過之蕭
然如奏天上之樂于碧雲之端竹之南有水水之中

有荷青圓有蒲綠纖水僊微酣而立烟若出塵之風
度而隔以雲烟遊鱗戲涼羣羣然圍圍然至於芙蓉
秋紅菊金布錢橘梢之黃未垂而葡萄堆架擁千萬
夜光之珠而爭先雖朔颼之戒寒爛丹丘于四山而
壓冰之梅獨出其竒吐孤芳而盤旋玄冥又從而佐
之剪玉鏤瑤雨花其間有家如此亦可謂竒矣而楊
子方悠然而笑曰吾又有廣居焉益竒吾所謂廣居
非棄此而他之特前所陳有目者之所共瞻有口者
之所共言吾今所叙有目者之所不睹有口者雖欲
言而無所廣居之上天所不覆胡為乎天莫之覆也

天可指天可語吾之廣居不可指不可語廣居之下
地所不載胡為乎地莫之載也地有所起有所止吾
之廣居無所起無所止廣居之東其東無窮胡為乎
無窮扶桑有名欲往莫從陽精陽升猶在青冥之中
青冥有象有象有窮無象無窮吾廣居不可以象言
奚窮廣居之西其西無窮胡為乎無窮崑崙而西其
遠益迷雖極夫日入焉之涯道阻且脩已莫之躋矧
其日外之冥冥與東則齊有涯有冥冥有窮無涯無
冥冥無窮吾廣居不可以涯言不可以冥冥言奚窮
廣居之南滄溟渺漫海外有國國外有水水之外人

莫得而觀可觀者必有所窮吾廣居尚不可得而觀
奚窮廣居之此沙漠無極骨利幹近日出之所此距
大海海又無窮海雖大不逃乎形有形之物終窮吾
廣居不可以形奚窮廣居之中天生其中地生其中
日月經其中星辰羅其中雷霆風雨霜雪變化其中
人與禽獸蟲魚萬彙盡產其中然則所謂楊子者居
於其中之何所哉三江之口乎西嶼之麓乎室乎堂
乎序乎塾乎石魚之樓乎南園之竹塢乎謂不居乎
三江之口不可謂果居乎三江之口亦不可謂不徙
乎西嶼之麓不可謂果徙乎西嶼之麓亦不可謂無

中邊室無戶牖序豈東西塾非左右樓雖可登而難
升塢雖可遊而莫有大哉乎廣居以文宣至聖猶莫
知其鄉以洙泗諸侯猶不得其門學者愈行而愈遠
智者愈言而昏者愈不聞壁闥四闢而宗廟之美百
官之富非立墻之外者所捫是中有不求自有之至
樂宮商日奏金石日諧油油而溶溶易直子諒莊敬
中正高明而有融泰和而粹冲世樂有窮斯樂靡終
舉視聽心知之屬不以為有旦暮有古今有始終而
窅然莫之移洞焉乎空空緝熙靈府之光明混涵聖
域之冥濛而圓首橫目之子方且日持鑽堅之錐力

運鑿深之鋤進寸而退尺欲前而倒趨嘻嘻吁吁

南園賦

光風兮靜明林塘兮翠深雲閑兮不動景妙兮莫尋
泰和融凝兮非浮而非沉萬化迭奏兮豈去曩而來
今不知吾足之所如往兮不覺吾口之自吟百草千
木兮散蒼然之球琳紛禽鳥之飛鳴兮盡成韶護之
音樂悠悠以自生兮孰究其所始究其所終微覺其
畧如萬象兮森羅雜錯于止水之上明鑑之中纖洪
短脩畢陳互映兮有不可勝窮之容而澄光瑩然兮
曾莫省其聚散矧復判其西東厥沉兮匪卑厥高兮
豈窮其驟焉輻輳兮非積其忽焉以遁遂至於無兮
詎空斯妙兮可言而不可語惟可弄明月兮歌清風
不索自獲兮愈思愈窮古之人何以命之曰中庸

東山賦

吾之日用何如哉如東山之曉色蒼茫無際不可攬
取其間雲氣隱見陽輝繁發霞舒金錦愈變而愈奇
雲拖玉龍出沒天矯于萬峰羣翠之間可觀可駭而
須臾忽化千態萬狀莫繪莫畫又如江上之秋光清
空爽明若甚近也而不可執若遠也而不可追而及
清露濡之霜月烟之而無所損無所益又如松間之

溪聲玲玲其鳴其音甚清的然可以聽而聞而不得夫音之形又如巖前之月明其潔如玉其流光凝止若可以歛而掬入松為松入竹為竹隨物賦形而終不得其機軸此豈吾之所私有獨妙獨化他人不得而與哉舉遐近通萬古夫孰者之不然惟昏明之不齊是非之迭出所以有知有不知有協于極于不極粒我烝民莫匪爾極孰謂吾日用而非極乎孰謂吾日用而可以知可以識乎孔子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孰謂吾日用而可以見而可以聞乎偶書如右他日

名之曰東山賦或疑當名曰用賦應之曰如此問不惟不識東山亦不識日用慶元丙辰仲秋書于石魚竹房

蛙樂賦

至矣乎至矣乎音聲之妙有如此不可以言道不可以意傳者乎靜夜兮窅然發機兮捷然有唱輒酬兮翕然驟然千競競奏萬珠紛聯此斷兮彼續甲洪兮乙纖各出其奇互發其妙離離然繁繁然若星辰之綴懸泠泠然激激然若巖隈之溜澗下之泉又若急雨過瀟湘之上織錦濯蜀江之芳鮮宮商迭播角羽

相先律不知其何律兮呂不知其何呂惟覩夫大積
焉而不死並行而不謬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
前如彼萬象森羅參錯畢見其瑩然之鑑澄然之淵
至動矣而靜至繁矣而不喧是音也可聞而不可聽
可以默識而不可口宣孔聖遇之而忘齊國之肉味
黃帝得之而大張於洞庭之原胡為乎獨不見省於
橫目之士至憎而為煩甚以為冤冤矣乎冤矣乎俯
不覩其為地仰莫知其為天雖百師曠何所措其耳
雖千子期惡從探其源然則是其要妙終而不出其
秘以啓後來之惓惓者乎西嶼楊子於是為之歌曰

竹風之蕭然松月之炯然佐以絲桐之灑然繼以是
歌之油油然可謂昭然灼然

月賦

山月兮騰騰千峰兮畢明入林度嶺兮疏爽而散清
浮波泛流兮又何其縈迴漱灑湛湛淳淳雲氣盡伏
太虛碧澄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忽一輪之驟升珠無
得以肖其圓玉不可以齊其瑩神光獨竒萬古一靈
遯星辰之失色截天漢之欲傾虛明之妙彌滿六合
擬攬之而無得姑觸之而莫零入竹則與之為竹入
松則與之為松到几盈几透窓滿檯徹酒涵杯跨絃

詣琴大巧造微至於此而無所用其力至潔非染而
如留若凝却之似止而非止進之似臨而匪臨自古
幽人雅士孰不仰止玩止樂之詠之不知其幾千萬
語矣終莫能贊其不可摹寫之竒探其造化機緘之
情廣寒宮殿近在吾方寸之地而有目者無覩有耳
者未聆西嶼楊子女知之乎楊子曰予唯無知故若
是樂也故若是融融皜皜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
其後也且不自知其為無知而况於知乎子仰而觀
之清明者何乎俯而履之博厚者何乎從子目之所
視所視者何乎從子耳之所聞所聞者何乎彼乎此
乎巨乎細乎虛乎實乎衆乎寡乎有乎無乎子乎我
乎可言乎不可言乎可思乎不可思乎洙泗聖人所
以無得而稱姑託之以水曰知者樂之又託之以山
曰仁者樂之其今亦姑賦之以月而某樂樂之子信
乎

心畫賦

硯者天池也墨者玄雲也筆者龍也乘龍者不知其
為何神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操則存舍
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忽焉有感而動乘龍飲天
池之水運磨玄雲湏臾下膏澤以潤洽萬物隨物為

形為圓為方為正為旁或直而遂或曲而疆或來或
往如飛如翔如金如玉如齋如莊變化萬狀衆善中
藏粹然之容燁然之光其不可窮盡之妙豈鍾王歐
虞諸子所能夢而見覺而望彼方且馳騫矜衒乎放
蕩之晉世以文飾姦可耻可歎之唐後世又從而祖
述之不復知三代之王古列聖人典章鍾鼎刻畫具
在覩之使人溫良恭敬中正精粹之德生今觀蘭亭
遺藁亦有油然感動于中者乎吁吁嘻嘻壞人心
敗風俗使成人鮮德小子無造享國者不長皆斯類
有以共成其殃而天下猶不知其故反相與助其狂

瀾擷其餘芳

詩

明堂禮成詩

嘉定二年秋九月辛丑皇帝祀上帝于明堂
禮成館職祗承舊比作詩以奏忠朝請郎秘
書省著作郎兼權兵部郎官臣楊簡上進後
上

去臘陳三劄茲秋奉九筵羣英俱有賦孤迹敢無篇
宗祀新隆禮宸衷上格天虛明融寂莫大化合敷宣
近駭邊烽急前驚內寇連鬼神雖默佑刑政謹將然

咸謂公私雜希聆邑宰賢積深千萬弊任止二三年
苟且姑循舊嗟咨亦屢傳旱蝗難熟視殍堙慘相聯
寒後裘方索薪間火已燃冕旒幾咫尺軒陛隔天淵
善訟無諛語愚衷有至虔願兢兢業業安止出剛乾

內丹歌

某聞內丹不可見不待施工自成煉羲皇以上幾春
秋何啻千千萬萬轉到今晝夜流光湧金烏夜照廣
寒殿餘輝散發綴碧落稀稠紛糾珠玉濺冲氣祥精
騰太虛舒卷飛浮態累變映空晚景綠拖藍錯綺晚
凝紅染茜有時震響轟冥濛有時熠燿盤飛線有時

清潤垂冰絲有時忽舞瓊花片其間秀結成山川密
木繁林飛鳥蟲魚次第現龍翔鳳鳴寶藏興網緼孕
瑞生羣英四明之麓鄞之曲育神含和備五福中有
祥光兩派明內虛外應無不燭能聽能言能往復屈
身俯仰天然竒不知手舞蹈與足二十年前忽轉移
驀過慈川天寶山之西翠微曲複烟霞深變化遊徙
誰復知端倪石魚樓閣雲氣低比年徃徃暫此栖御
風兩渡浙河去又尋歸路從桃蹊桃源深處無人識
縱復經從當面迷天實秘此丹所見唯童顏暫時一
語露一斑不值知音又復還

登石魚樓

樓欄倚碧空綠樹正搖風我獨來從容笑歌於其中
微涼吹我衣碧袂紗玲瓏詩成自長吟宛轉音和融
此意無人會只許清風同亦許空閑雲悠然西又東
亦許林間禽幽轉聲無蹤亦許山間翁笑語天機通
前山對我吟突兀青重重終日賡我歌知音無瞽宗
知音自古少日月空臨照天地終不秘造化今未了

石魚樓

多謝天工意已勤四時換樣示吾人碧桃丹杏分明
了綠艾紅榴次第陳秋鴈聲中休惱憐雪梅枝上莫
因循機關踏著元非彼正是吾家固有身

又

筒裏包坤更括乾精神微動便紛然桃紅柳綠春無
迹魚躍鸞飛妙不傳菱浪豈緣風袞袞荷珠不為露
涓涓分明是了何言否此事難容鄭氏箋

寶蓮官舍偶作

雲海湖山有主人寶蓮峰頂露精神有時領客登高
去親手挑窓對景新萬里蒼茫融妙意三杯虛白浴
天真出門更有慇懃在為奏松風又絕倫

遊樂平明巖

西風吹作明巖去石屋高虛滴如乳是誰不是洞中
僊無人自信吾為主

嘉泰昭陽太淵獻築室董孝君祠之西下有湖
焉某曰溪以董君慈孝而得名縣又以是名則
是湖宜亦以慈名作詩曰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烟水平軒
檻滿目無非是孝慈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弄月吟風
處孔子明言是孝慈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山色連深

翠孔子明言是孝慈

又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步步雲生
足底用思為底用疑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講學從遊
地一聽思為一聽疑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慙懃為語從遊
子孰是思為孰是疑

送黃文叔侍郎赴三山

某請違判府安撫殿撰侍郎之次始知同館

有詩某惶恐捉筆遽成謹申上告毋罪老拙
某信人心即大道先聖遺言茲可考心之精神是謂
聖詔告昭昭復皜皜如何後學尚懷疑職由起意而
支離自此濫觴至滔襄毋惑懷玉不自知何思何慮
心思靈不識不知洞光明意萌微動雪霑水泯然無
際澄且清侍郎日用所自有總是本原非左右舉而
措之于三山的然民仰如父母鑑明水止燭絲釐變
化云為竒復竒斯妙可言不可思矧可傾耳而聽之
然而臯陶尚兢業不作好惡生枝葉聖賢相與告戒
尚有斯某也何敢不於侍郎之前獻此詩

熙光

兢業初無蹊徑緝熙本有光明自覺自知自信何思
何慮何營鏡裏人情喜怒哀空中雲氣紆縈孔訓於仁
用力箕疇王道平平

明融

妙妙融明樂未央山川人物獻文章縱橫組織無邊
巧變化委蛇不可商北麓林塘秋靜瑩南山景氣曉
蒼茫欲吟無句方徐步忽報相從注早香

又

妙絕虛明萬里光融融靜靜渺茫茫其間變化無蹤

慈湖遺書卷十五
跡却有方圓與短長仰首看空閑顧盼聚頭竊語足
商量竹梢忽作瀟然韻正是雲門第一章

又

淨几橫琴晚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轉煩
門外青山

詠春

日日看山不厭山白雲吞吐翠微間靜明光裏無窮
樂只是令人下語難

丙子夏偶書

風從槐市過來涼絲竹金英尚在堂惟有慈湖親聽

得近來吾黨亦專芳如何鑽仰徒勞苦要說精粗與
短長神氣風霆俱是教四時代謝儘彰彰

又

行年七十有六隨世名言則然應酬衮衮萬狀變化
離坎坤乾人情曲折參錯動靜多寡後先孰有孰虛
孰實無高無下無邊清明靡所不照一語不可措焉
先聖為是發憤忘食某也何敢空度歲年

偶作

此道元來即是心人人拋却去求深不知求却翻成
外若是吾心底用尋

誰省吾心即是仁荷他先哲為人深分明說了猶疑
在更問如何是本心

若問如何是此心能思能索又能尋汝心底用他人
說只是尋常用底心

此心用處沒蹤由擬待思量是討愁但只事親兼事
長只如此去莫回頭

可笑禪流錯用心或思或罷兩追尋窮年費煞精神
後陷入泥途轉轉深

心裏虛明著太空乾坤日月總包籠從來箇片閑田
地難定西南與北東

莫將愛敬復雕鑿一片真純幸日全待得將心去鈎
索旋戒荆棘向芝田

勿認胸中一團氣一團氣裏空無地既空何地更偷
義此無廣狹無一二

惡習起時能自訟誰知此是天然勇多少禪流妄詆
訶不知此勇元不動

回心三月不違仁已後元曾小失真一片雪花輕着
水冥冥不復省漓醇

有心切勿去鈎玄鈎得玄來在外邊何似罷休依本
分孝慈忠信乃天然此天然處不亦妙費盡思量却

慈湖遺書卷十五
不到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與此時合勒
承認狀從古癡頑何不曉

曩疑先聖嗇於言何不明明細細傳今醒從前都錯
認更加詳後即紛然

夫子文章不可為從心到口沒參差咄哉韓子休汗
我却道詩葩與易竒

雪月風花總不知雕竒鏤巧學支離四時多少閑光
景無個閑人領畧伊

勿學唐人李杜癡作詩須作古人詩世傳李杜文章
伯說着關雎恐不知

詩癖正自不煩攻只為英才輒墮中今日已成風俗
後後生個個入樊籠

儒風一變至於道此是堯夫未識儒除却儒風如更
有將驢騎了復求驢

道心非動靜學者何難易癡雲欲掃除迅霆無異擬
無妄而微疾勿藥斯有喜一輪秋月明云為豈思慮
太極奚可圖可圖非太極矧復贅無極哀哉可太息
何不觀古聖一一已默識胡為復作圖交擾而曲屈
是孰知五行五行皆妙質不可離合論渾渾體自一
安得孔子生邪說俱蕩滌哀哉復哀哉太息復太息

○當敬不敬謂之悖當正不正謂之諛是中適莫俱
難着意態微生已覺疏

丁丑詠春偶成

葉葉枝枝都教女紅紅白白儘呈人如何自古知音
少方到而今得句新既遣鳥啼頻囑付又令鶴舞出
精神便將天作一張紙難畫慈湖二月春

天造慈湖迥出塵無冬無夏只長春四山桃李圍新
錦一邑風光讓絕倫澗水簷旁談妙理山禽柳外說
天真杏壇無限難傳意付與憑欄寓目人

丁丑偶書

新年七十七是虛不是實我心包太空有無混然一
比印肺腑作示病而無疾憑欄拱翠峰可詠不可詰

又

物物皆吾體心心是我思四時非代謝萬說不支離
澗水談顏樂松風詠哲詞仲尼親許可實語斷非欺
孔子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
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此孔子許可之言也

乾道撫琴有作

蕭蕭指下生秋風漸漸幽響颼寒空月明夜氣清入
骨何處仙佩搖丁東野鶴驚起舞流水噎復鳴一唱

三嘆意未已幽幽話出太古情
龍吟虎嘯遽神怪千
山萬壑風雨晦海濤震蕩林木響
亂撒金盤冰雹碎
和氣回春陽縹緲孤鸞翔三江五湖烟水濶波聲颺
颺鳴漁柳悲猿臨澗欲渡不敢渡
但聞澗下蕭颯松
風長閑雲洩碧落勢去還回薄神僊恍惚無定所微
吟似欲止所作御風一笑歸蓬瀛猶有餘音遶寥廓
侍象山先生遊西湖舟中胥必先周元忠奕
百里平湖十里堤新蕪冉冉綠齊齊
水晶宮裏光風
靜碧玉壺中遠近迷局外有棋輸與我口邊得句豈
須題流鶯却會幽人意故向人間一兩啼

又

淺紅深翠綠高低各出精神不肯齊
山色好時新雨
沐湖光遠處淡烟迷不知醉後無言句
逼近前來乞
品題我亦未能勤領畧只煩鶯轉與烏啼

偶成

春入園林種種竒化工施巧太精微
山禽說我胸中
事烟柳藏他物外機既遣杏桃呈似了
又令蜂蝶近
前飛如何有眼無人見只解西郊看落暉

又

脚踏和風步步春石魚樓上等閑人
興來衝口都成

句眼去遊山不動塵李白誰知他意思桃紅漏洩我
精神忽逢借問難酬對只恐流鶯說得真

又

桃紅柳綠簇春華燕語鶯啼盡日佳誰信聲聲沂水
詠又知處處杏壇家

又

可惜有生都袞袞如何終日只紛紛滿前好景無人
識到處清香獨我聞

又

我吟詩處鶯啼處我起行時蝶舞時踏着此機何所

似陶然如醉又如癡

夜蚊

夜蚊告教一何竒妙語都捐是與非偏向耳旁呈雅
奏直來面上發深機惜哉頑固終難入多是聾迷聽
者希費盡諄諄無領畧更煩明月到窓扉

奉檄往哭象山復會葬及歸自金谿留宿本縣
仙樂觀歸而作是詩

膏露奚為降傳聞不偶然兩晨呈瑞處萬葉遶爐前
嘗審如飴味誰操動物權天機非遠近不可向人宣

又

道士清晨喜告余，昨朝膏露降濡濡。夜來輿從留山
觀，此瑞端呈邑大夫。我聞之言半疑信，踏破曉光上
孤峻。巍然古殿漢天師，水遶丹爐葉明潤。旁觀復折
取，以前連日祥應詎偶然。我亦嘗審甘如飴，是誰執
此變化權益信。人心自靈妙莫執，人神定名號此機。
不動萬象沉此機，一發靡不到此機。不屬上下中，此
機非西南北。東此機無遠，亦無近。此機至正而大公，
此機夫人之所有，何不自貴自善守。寸善微萌天地
知，小惡開元禍。隨後皇天無親，亦無常願。言孜孜兢
兢，悠久而無疆。

張時可惠甲乙藁

凌晨帶月上竹輿，荷君封送兩卷書。朦朧未省何文
字，中道曉色來徐徐。乃是約齋甲乙藁，驚喜遽讀味
新好。一篇一篇竒益竒，閑姿雅態雲生島。石泉竹月
風蕭蕭，斗牛劍氣秋空高。意度橫出不可速，灑灑落落
落真詩。豪慤懃厚意，何以報熟復謹藏。永為好大雅，
不作繼者誰。恐非少陵所可到，君心自是思無邪。何
假於中植竒葩，男兒要當追配古聖賢。豈能更與凡
卉爭春華。

富春龍門

慈湖遺書卷十五
桑麻迤邐入高原級級差水落田樹色自今深淺
綠山光都在淡濃烟竹與漸近鍾鳴處詩句來從鳥
語邊又是一番新樣致如何寫得十分全

丹桂

世眼紛紛丹與黃廣寒宮裏亦如常目前不作兩般
見筆下方騰萬丈光且莫錙銖深淺色也休斤兩淡
濃香靈根已入詩人手不許姮娥擅此芳

和胡鼓院郊臺致齋即事

新編下貺率性賡歌老拙僅可發莞爾之笑
聯篇傑作大音稀雲朶低垂向巧枝鈍學久嗟人去

速癡腸一任句來遲斷無錦向詩中織但有春從筆
裏滋盡日齋居雲聚散不知步武是誰移

虛口徐行上短廊拂簷巾角觸山光高簷踴躍爭奇
恠巨笋逢迎效短長山木剪裁青玉色茶甌問答素
馨香是中空洞無邊際收拾山川盡括囊

和陳大著追九日之集

起興家山翠作圍紫宸垂旨未容歸千峰來獻無窮
妙萬景相從不敢違碧玉壺中丹葉舞水晶宮裏白
雲飛憑欄相與謀荒政第一言無罪歲饑

題將作軍器二監

出入雲從二監中新來盤薄翠玲瓏飽觀太景金星
洞喚作慈湖髻雪翁石恠山竒誰造化爲飛魚躍我
家風只今笑語難聞見灼與人心萬古同

和提舉留題縣驛

伏蒙提舉秘書郎中以留題縣驛新篇封示
惻隱惠愛之意自然著見可謂發情止義無
愧古作道中不得即具申謝之儀夜還舍秉
燭亟次崇韻庸見不敢虛辱大賜之誠非敢
爲文某惶恐敬上

我學如畎澮纖流未距川何如作難邑衮衮膏火煎
學力未純固誠不能不遷所喪逮尋夫所補無塵涓
是則百煉金無復畏巨然不聞曾氏子兢兢而虔虔
一貫融終始虛明萬慮捐此道甚簡易勞苦無禹胼
體妙用亦妙揚州十萬纏不熟愧穉穉未免世累攣
使者臨舊治盛禮脩同年所道惟政事握手意留連
車行眼偏矚粟畦暨麥阡父老亟來迎喜色津津然
我非當世才亦復見謂賢臨違語益稠不覺膝自前
更願所以諳教我理婚田

賀朱倅

舉杯話別幾時逢此事分明鑑象中到處風光無遠

近母言易道有西東輕輕衣濕梅坡雨款款舟行柳
岼風忽憶從遊談笑處蘇公堤上躍花驄

送章大著出守衡陽

濟濟衆賢俱徐徐五馬驅中司親鴈序南岳佩魚符
吳楚從今異參辰幸小殊他時羣玉聚相與話踟躕

賀王使君

南風頌王使君也使君有寬裕和樂之德如

南風焉

南風薰兮如其仁兮益乎惠和物之樂且欣兮○南
風薰兮人之近兮天溫厚之氣以幸吾鄱江之民兮

○南風薰兮于誕之辰兮何以壽之有南山之椿兮

○南風薰兮我不斲兮無請弗獲以幸吾樂平之民

兮南風四章章四句

上耿泉生朝

雲臺壽泉使顯謨太監公也

瞻彼雲臺有那其武祝阿發迹中興元輔○歷世數
十有孫惟良愷悌君子之紀之綱○柔亦不茹剛亦
不吐有志而寬夫誰敢侮○天子曰於亟來輔予寘
彼周行為上大夫廼眷西顧俾之節符○是司九府
爰總數路爰究爰度阜豐化布國用是裕○江左矜

刑獄平訟清惟清惟明民用以寧姦宄亦懲○迺撫
徽人患綏千里匪亟匪徐匪作匪異而郡亦治○泉
課復艱屬任斯難 斧宸節至累頒公母憚煩○
洎陽為邑實惟所臨寬簡雖至威信益深敢不兢兢
治所賦金以謹以程以恪以忱○惟公誕彌良月維
時地數盈成夢維熊維羆何以壽之南山維基松栢維
滋母祝母祈公自有之某也作詩于以教之

雲臺十一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六句四章
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十一句

上鄧憲生晨

岷源壽江東使者司諫鄧公也樂平令楊某
有祝頌之辭于誕晨以獻焉

維彼岷源維深且長是為大江潤澤南方○維江之
東有賢使者惠德似之溥澤潤下○使者維何有祖
高密雲臺第一流芳泌泌○有孫維良秉德正方天
子曰於寘彼周行○古之遺直亟輔予德疾風勁草
歲寒松栢○迺眷西顧金節畀之禮樂光華亦近王
畿○欽哉祥刑克寬克明民罹旱雪焦勞發情○民
饑母恐惠澤方湧適兼郡符民有天寵○首白蠲租
寬博其模大公靡私匪畏匪拘○僵者起之骨者肉

慈湖遺書卷之七
之知幾千萬父之母之○洎陽為邑罹旱則甚故維私邑蒙澤亦甚○維公誕彌端月維時夢維熊罴何以壽之南山維基大椿植之母祝母祈公自有之某也作頌于以敬之

岷源十二章十一章章四句一章十句

代馮似宗壽樓文昌

維公壽宮使閣學尚書樓公也表弟馮某作是詩再拜以獻焉

維山四明函竒孕英或曰降神為今甫申倬彼雲漢昭回其文鳳鳴朝陽決河崑崙代天而言粹其德音

○補衮大手石色五有砥柱中流屹屹其守為人所難一辭萬口文昌大名太山北斗○雲歸星駕持麾東下乘流御風琳宮燕暇山水清輝親戚情話不間遐賤如某某者○肆筵設席獲教蒙益繾綣綢繆問遺不息萬金良藥再生大德○陽復之望惟公誕晨何以貺之秉國之鈞何以壽之南山之椿

維山五章一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六句

嘉定改元久旱得雨詩呈張令君

底事焦勞偃室中耕農臯月未施工兩龍會合千山

暗數日霖零百里同舉手盡稱知縣雨何心領畧大
王風再生天地奚為報海有窮時此不窮

兩日長憂積滿中感深令禱格天工欣欣處處人人

喜渺渺茫茫畝畝同不至傷如無極雅韓詩雨無極

王也首曰雨無其極傷我稼穡行當改賦黍離風邑民頌德千和萬

毫楮如何可以窮王風黍離本旨為譏今取其有年禾黍豐故擬改

喜雪次陳書韻

簾垂不覺夜牕明清曉從容始下平推戶忽驚瓊作

地登樓笑指玉為京暫停枰上猶賢奕時子臯敬來

作絃間太古聲時琴撫白雪操甚念衣單塵醜者毋令彼此

有虧成

蒙檢詳封送所與諸同朝倡酬盛作某老拙愧

後礫某祇拜以呈

原廟陪祠曉色開從容復指綴衣來花填輦路驚何

早春向皇都特亟回聲贊俯躬千冠帶香浮夾道萬

樓臺傳聞歸燕隆親睦天上雲韶拱玉杯

壽葉侔生晨

某欽值府判直閣誕生令辰率爾以二章章

八句為壽老拙不文告畧闕聽官

州家和氣藹新春得所親賢蔚豹文天遣星辰為二

屏我將風月作三分碧梧翠竹來華胄嶽鳳溟鯤駕
慶雲敬為同寅香一瓣願言嗅味等爐薰
方飲屠酥慶歲元五開曆草又生賢沉檀闔品來樽
裏梅竹交光闖水邊好把緋魚追舊事肯同螭螭話
當年聖賢德業歸方寸穩取崇名上溘天

賀傅憲生辰

其恭承提刑國史郎中慶誕令晨謹脩祝頌
之章上贊崇高之筭繕寫左方伏乞賜覽
奚必生申向嶽求卧龍山水瑞光浮御風天上騎箕
尾持節人間占斗牛爨下光芒驚走電筆端河漢瀉

新秋精神已致鳴山雨更願為霖徧九州

鄱陽江上是瀛洲中有神仙暫此遊明月襟懷民善
頌浮雲喜怒我無留蟠桃一熟三千歲玉陛重瞻十
二旒諳盡民情并世道從容借筋屬君侯

壽趙泉使

孕秀鍾鼎慶源長屬近親依日月光弧矢影侵槐蔭
綠熊羆夢入藕花香詩書博雅今平獻政事精明古
趙張九府本根關大體故分華節到鄱陽

來迎父老喜相扶才大能令惠愛孚十道山川新約
東三樓風月舊規模巖巖氣貌踰嵩華坦坦胸襟有

典謨仰止光華申善頌何當歛衽向庭趨

臨安張帥生晨詩

山野書生百不知同官元有誕晨詩怪他衙報來何
晚笑我詞源發處遲坐想鼎來門下士爭雄盡吐腹
中竒如何獨有關西後只解揄揚撫恤辭
為恐他人未必知故推善意入歌詩非誇輦轂先彈
壓肯把寬仁作鈍遲不但輿情都喜愜亦聞天語有
褒竒鋪張才美終難了只此今朝祝頌辭

次韻吳機宜

十里松湖乘鴈歸酒鄉近處一鷺飛頗聞水月中泉

石笑我年來杖履稀

次韻吳天機

洪範論時常心官職兩暘分龍何效竭負宸久憂傷
禾稿幾於白苗蘇尚可蒼焦勞殊未已詔旨欲盈箱
已上甲稿

偶成

風雲雨雪自何來我有乾元大矣哉萬景出竒供杖
履羣峰環翠拱樓臺興來吟詠誰裁剪飯罷遊行豈
去廻信口道來俱妙妙教人尋訪幾枝梅

偶成

慈湖遺書卷十五
中堂此景亦不惡疊嶂窮林張翠幄有時雲氣間出
沒誰能繪畫得此樂詩人如麻筆如椽擬待索紙莫
莫莫孔子明目尚不見在費精神去摸捺

示葉元吉

元吉三更非鼓聲慈湖一夜聽鵝鳴是同是異難聲
說何慮何思自混成爐炭幾番來暖熱天窓一點吐
圓明起來又覩無窮景水檻澄光萬里清

偶書

君子不必相與言禮樂相示甚昭然禮樂相示無一
言物物事事妙莫宣此妙自覺不可傳可傳非覺亦

非玄風雨霜露無非教哀樂相生先聖篇

偶書

無聲之樂聞四方純德孔明即就將哀樂相生不可
見衾裘非燠筵非涼秋毫莫大泰山小殤子上壽彭
祖天入門金作示吾情於衛磬聲今不了春秋冬夏
風雨霜露無非教胡為自古學者恁莫曉二十年来
寢多曉是殆天欲亨吾道屈指何止數十人知及仁
守或可保曲禮三千不可思至哉忠信與孝慈水哉
水哉也大奇孔聖無語孟不知

偶書

自古挑才揚暨漢多書木才木雖不同一音貫吳蜀
大道無異同奚容析耳目千載覺者幾邇來帝錫福
所知餘百人宗祖慈湖麓天地吾施生四時吾繼續
日月吾光明變化吾機軸夫人同此機宇內皆吾族
惟日用不知被褐而懷玉禮三百三千是誰不備足
父母誰不愛弟幼誰不育事上誰不敬對賓誰不肅
步步在杏壇句句香芬馥羣峰穿白雲碧流響松谷
諄諄帝誨我敢不拱承囑夙興筆此詩既復從首讀
此讀人不聞惟有庭前菊

慈溪金沙岡歌

岡湧金沙來幾里貼天衮衮白雲裏雄峰健隴四奔
馳每每回顧慈湖水慈溪慈湖孝名美即天之經地
之義子思不知萬物我發育推與聖人自固蔽已自
固蔽禍猶小固蔽後學禍甚大孔子沒近二千年未
有一人指其愆汨汨昏昏到今日所幸慈湖却不然
灼見子思孟子病同原不得已指其蔽寫出世所不
傳大道蕩蕩而平平聖訓至明至坦夷一無荆棘相
維纏學子首肯斑斑焉靜明莊敬非強參學者多覺
近二百事體大勝於已前學徒轉相啓告又未已大
道行乎詎非天

大哉

大哉孔聖之言哀樂相生不可見傾耳聽之不可聞
不見乃真見不聞乃真聞子夏雖曰敢不承實莫之
承終於昏誤認有子為師道曾子覺雖小而悟孔聖
之皜皜濯之暴之覺之虧即濯即暴無不妙子思孟
子亦近之惜乎小覺而大非其言多害道二子名聲
滿天下指其非者何其少滋惑後學何時了安得朝
家專主孔聖言盡削異說明大道比一二十年覺者
寢寢多幾二百人其天乎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
教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君子不必相與言雖

在歆畝之中默然即聖無他巧大哉孔聖之至言
極之德何以報

謁泰伯廟

三以天下讓先聖謂至德某也拜廟下太息復太息
三辭不難知泰伯無人識胡為無得稱萬象妙無極
或曰泰伯之神無形體何故言象又曰萬通
大道者匪有匪無象即無萬即一一即萬尚
不可思而可言乎即無言天地內外皆泰伯
人實見之而不識

偶作

處處青山人不識步步踏着此巖石妙妙妙不可
言可惜可惜大可惜

贈野牛

曾將大手挽恒河引得龍來地起波何待硯池藏滴
水工夫元不費揩磨

湍水巖禱雨詩

戊辰之夏天久不雨農嗟失時孰不徬徨邑
人余崇因幹到縣之石臺鄉遇一老人曰此
地龍潭靈甚名湍水巖居士胡不祈於此崇
回視間老人已不復見其神矣繼到湍巖果

是聖跡禱而歸告于邑之士庶令君張君閔
之齋宿同詣潭所化龍隨見甘雨沛然吾邑
無不種之畝惠至渥也崇號湍巖居士一力
經營刻立碑記裝飾神像龍天感應歲斯上
熟不可不記慈湖楊某

湍水龍潭古跡遺不因老叟有誰知鄉人禱雨無靈
日雲魃常陽尚在時說與縣家誠且信去從潭所宿
為期回頭甘澤蘇枯槁插種工夫未是遲

精禱何須到處臨只祈湍水沛甘霖驅除旱魃無餘
事感召靈神在寸忱庭砌已酣行蟻戰山川能動老

龍吟當知一飽皆公賜雷地何人無喜心

蒙訓

父母生子身身是父母箇如何却言我言我大不可
父母在此坐子則不敢坐不坐乃當然父母如天大
男兒立父旁女兒立母旁男兒拱手立女兒歛衣裳
捧盃兼灑掃將茶及奉湯言語須低軟依前立正方
兄弟惟恭敬弟妹常愛慈飲食先尊長不敢遞有之
尊長若嗔我嗔我是愛我欲我為君子所以約束我
語話須誠實步履學踈遲頭容常正直四體莫邪欹

金明池

燕語鶯啼杏壇春色為甚無人領畧又添個山青水
綠是多多多少少明明白白對面不識方且蕩然放逸
不亦文辭雕琢聖人道君子不必相與言但示以禮
樂禮樂無言莫穿鑿一味融融無窮靜樂步步行行
皆妙用言言句句俱寂寞舜曰道心明心即道百姓
日用不知不覺從學者再三勤勤有請也只不可說
着

歷代詩

三皇五帝

混沌鑿開知幾歲洪荒莫考傳承裔但聞前史載三

皇伏羲神農及皇帝三皇之後五帝傳少昊顓頊高辛繼唐堯虞舜又繼之天下於斯為盛際

夏

堯舜天位傳禹王禹之子啓傳太康仲康王相少康後王宁王槐及王芒王泄不降王扃立王履孔甲何淫荒王皐之後有王發桀放南巢夏始亡十七君餘四百歲夏之天下遂為商

商

商湯興時民戴后外内仲壬繼其後太甲沃丁及太庚小甲雍已及太戊仲丁外壬何亶甲祖乙祖辛傳

沃甲祖丁相繼有南庚陽甲之後是盤庚盤庚能復興商邑不幸小辛小乙立武丁有德號高宗祖庚祖甲又無功廩辛庚丁逢武乙太丁帝乙衰王室末有紂辛名曰受民心遂歸周武后六百餘年三十五周得天下商遂亡

西周

后稷文王世幾傳武王方得天下全成康昭穆及共懿孝夷之後厲蕪宣幽王見殺平王立以上凡經四百年

東周

平王避難遷洛陽桓莊僖惠襄頃匡定簡靈景蕪悼
敬二百餘年春秋王春秋之後周之晚元王貞定相
承纂哀考威烈遂傳安夷烈顯王慎靚赧三十七主
始為秦八百餘年誰謂短

秦

始皇繼周稱皇帝傳子胡亥為二世子嬰灞上降漢
王四十餘年非久計

西漢 即前漢

西漢十二君高惠呂后文景帝傳于武遂及昭宣元
成哀平帝後王莽乃為君昌邑蕪孺子二人不足云

東漢 即後漢

東漢之先武高皇九世孫誅莽中興後依前十二傳
明章稱顯肅乃及和殤安順賢冲與質桓靈極不君
終當孝獻帝漢室遂三分

三國

兩漢四百載分為魏蜀吳曹操始居鄴劉備據成都
孫權在金陵鼎足互相圖

蜀從劉備傳後主四十餘年為魏虜吳傳孫亮至孫
休晉封孫皓歸命侯魏有文明俱稱帝齊王高貴還
相繼陳留王立共五君大業卒歸司馬懿

西晉

晉人司馬氏相魏敢專權懿師昭不帝追謚宣景文武帝受魏禪惠帝實童昏劉聰害懷愍由此失中原

東晉

夷狄陷河洛元帝南渡江宣帝之曾孫立號都建康明成康與穆哀廢最堪傷簡文武安後桓玄暫稱王卒聞恭帝世遜位宋武皇兩晉十五主二百年而亡

宋

宋武是劉裕傳位從東晉榮陽與文帝遂傳武帝駿前廢乃有明後廢乃立順八主六十年蕭齊因繼運

齊

齊王蕭道成乃是蕭何孫武帝鬱林王海陵鳴帝鸞東昏至和帝七主不足論二十有四年蕭梁遂建元

梁

蕭衍梁武帝其子號簡文孝元恭皇帝前後共四君五十有六載大位俱于陳

陳

陳武名霸先文帝廢帝傳宣帝及後主共三十二年六朝至此滅天下歸楊堅

隋

楊堅隋高皇煬帝遂淫荒恭帝不足道四海正擾攘
三主四十年天下禪于唐

唐

唐祖是李淵太宗高則天中宗曾見廢睿宗傳與玄
肅代德順憲穆敬文武宣懿僖及昭哀二十一君傳
二百九十四朱梁稱元年

五代

梁主是朱溫篡唐都汴宋友珪及末帝滅於李克用
莊宗克用子滅梁又稱唐明宗與愍潞滅於石敬瑭
敬瑭晉高祖其子號少主虜為負義侯契丹入中土

晉亡漢始立知遠實姓劉傳子稱隱帝二世遂為周
周家有太祖姓郭乃名威世宗及恭帝僅能十載期
共五十三年天命遂有歸

宋已上出遺書

太祖太宗兄授弟兩派天源稱善繼真宗嗣位及仁
宗以子傳孫皆聖裔英宗有詔嗣濮王次及仁宗哲
宗世徽宗行道付欽宗高宗南渡中興帝孝宗之末
嗣秀王楫遜兩朝誠鮮儷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五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五終

三十一

